

223784

貞觀政要

中華書局印行



貞觀政要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羣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爲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戈直復加考訂注釋附載諸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大儒吳澄又爲之題辭以爲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爲鑒戒朕甚嘉尙焉顧傳刻歲久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在唐爲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尙之者以其可爲行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斛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爲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實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武之德日爽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復逆詢謀之同謦諤之異所以植國體

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敘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羨餼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尙勸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尙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之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爲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

國家政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惟魏晉以來史官之職多由儒者充之其體例雖異其指歸一也蓋史者記實之書也實者不可假也故史官之職不可不重也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第六卷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第九卷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改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芳 字仲敷 蒲州人 唐玄宗時進士

劉氏煦 字晉之 京兆人 唐肅宗時進士

宋氏和 字子京 安陸人 唐肅宗時進士

孫氏甫 字文翰 許昌人 唐肅宗時進士

歐陽氏脩 字永叔 廬陵人 宋仁宗時進士

曾氏鞏 字子固 南豐人 宋神宗時進士

司馬氏光 字君實 涑水人 宋神宗時進士

孫氏洙 字巨源 廣德人 宋神宗時進士

范氏祖禹 字淳父 長安人 宋理宗時進士

馬氏存 字士才 有文 集

朱氏黼

張氏九成 字子紹 開封人 宋高宗時進士

胡氏寅 字仲建 安人 宋高宗時進士

呂氏祖謙 字伯恭 東萊人

唐氏仲友 字金華人

葉氏適 字正則 永嘉人

林氏之奇 字少穎 三山人

真氏德秀 字希元 建安人

陳氏惇脩 字伯厚 三山人 撰史斷

尹氏起莘 括蒼人 撰通鑑綱目發明

程氏祁

呂氏 未詳名字 撰通鑑補義

太宗甚善其言

援唐潤以膚何受友行曰

明燭
暗整
之重
所隨

難守守文成後亦同作尙

冥草 雜也 亂味 羣雄

然既得之後志

苦出萬死而耦

之難也今草倉

非特創業者之業

之言與太宗以之

漢高祖創業

進倉德守成

魏徵上疏曰臣

然而克終者鮮

餘年風行萬里

富强不虞後患

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
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
福禍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也君臣道
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
手切頌也子孫珍絕也盡也八柱傾而復正地維
哲乘機拯其危溺也八柱傾而復正地維
地八柱傾而復正地維
張張是謂四維也維平不亂維和無怨維遠無疆
踰於期月與有同謂周者一歲而已也論語勝殘去
殺無待於百年邦有年我者一歲而已也論語勝殘去
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
媛盡侍於側矣地音美之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
鑒彼之所以失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
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
命南宮括散毀阿房之廣殿始何前殿房東武
五百步下直抵南山之上可坐萬人不覺其危
亡於峻宇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樂不思安處
卑宮焉上難繼有一于甘酒嗜音樂不思安處
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
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
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
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使子來羣生仰而遠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不慎厥終
志締構之艱難音帝始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
之恭儉音傳也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
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音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
與亂同道莫可測也作則一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
人怨後嗣莫可測也作則一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
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
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隆鼎于一作基左傳曰
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切後同可
不念哉作飛山宮故魏徵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
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
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帝
居域中之大老于曰域中有四大道將崇極天之峻
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
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
者也凡百元首誠書曰元首明則臣首忠則天下歸
而道著之盛也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
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
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
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胡越者南蠻北夷
傲物則骨肉為行路反疏也雖董之以嚴刑責之以
重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
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夫水可載舟
舟亦可覆舟也民可與遷義不可與遷也君人者誠
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
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樂音洛後同盤遊
物好生之仁也易此封六五王用路使之可去不盤遊
網之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
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
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怨而濫刑總此十思弘
茲九德虞書皋陶謨曰亦行而九德
者凡九德九德之德
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
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
松喬之壽赤松子之壽
職役聰明之耳目無爲而治也
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切省
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誠極忠款
深啓沃義重命
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豈能示以
留心治政何曾晉書
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
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爲淫刑所戮晉書
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當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
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台也名器崇重當直

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爲明
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孔安國曰
則危而不持用彼相而不扶
案事等絃章絃章以直諫
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
日美亦作盛虞虞書
今則先王殷周
無有虞周
疏魏徵上
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十一年七月
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
至安樂洛音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平陵月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切時中
之務與門下省侍中參議而納判命宰相國體凡國家
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任賢受諫爲
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
至安樂洛音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平陵月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切時中
之務與門下省侍中參議而納判命宰相國體凡國家
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任賢受諫爲
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
至安樂洛音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平陵月

則言
魏業
與平
之邦
言子
其對
一以
言焉
與君
邦之
者難
乎然
哉昔
唐虞
公盛
問兢
統之
晉武
明皇
首於
誅平
吳諸
韋安
居而
祿能
山謙
之於
亂天
生下
意一
宣治
能夫
謹居
於安
北樂
伐則
懷之
日危
而愈
不懷
能寬
謹思
於思
庭治
療者
鄉亂
晨矣
之周
盡自
其居
閭人
主對
以在
憂甚
難危
難氣
況微
於豈
守欲
奪難
天雄
下外
乎清
故四
艘喪
其其
視恩
取相
天大
下宗
有以
不隔
足世
爲之
才
況於
雙奪
天雄
下外
乎清
故四
艘喪
其其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字昭之後梁敬帝也高祖入關瑀後梁敬帝也高祖入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
心不正則脈理皆邪皆作多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
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禁
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
教得失焉

以之執心
望聽藝不
清邪之言
光則則言
而宗所謂
造莫行皆
弓才牙勢
者蓋世彈
乃自羣臣
外而亦一
窺其時豪
內衆傑多
不可不揆

詔勅中書掌印郎二人凡制冊內書省曰
 黃門侍郎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
 祀贊獻殿天下祥瑞職掌官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
 宗果能因工民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太
 百官以正萬民之遠近莫不朝正君而國正百官曰
 邪之語斯言也以孟子曰一正君而國正百官曰
 是之乎古者見太極之事以誅而有臣時見於正傳表裏皆
 之乎古者見太極之事以誅而有臣時見於正傳表裏皆

中右書門下與尚書號曰三省頗有意見不同或兼

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掌省名唐制詔令下務
則與中書參鑒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
之貳也其屬則有起居郎二人補闕二人左諫議大夫四
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
二人在拾遺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
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爲公事爲去聲或有護
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爲怨切金也或有
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卽施行施平聲難違
一官之小情頓爲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
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
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
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不以爲患後至大亂
面諛以爲是背毀以爲非也

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
僅免甚爲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減私徇公堅守直
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故曰雷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
家宰然亦與召公訓後世爲無心而巳大賢難得
聖參錯並行相輔相佐歸於無心而巳大賢難得
則參錯並行相輔相佐歸於無心而巳大賢難得
或置左古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持一相之文至唐
而法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

人范氏臣賢臣者得曰行君其以所知學人臣焉任期臣則以行不任賢者為良得君苟知
 矣容臣於朝任此君庶事所以情康此也若事君則臣賢者為良得君
 時臣如天運相上慈而四官時棄稷書以各司其職墮臣職也當則之
 萬物如生矣不君勞不可始以者寡其所賦者其詳大也所司則職焉
 臣不能知則人難聖察亦得日多力疑不敏以者大矣故人身下代事官
 之志而皆歸之君政無有得保失其不任此其天惠故賢臣身下代事官
 其大志而持歸之君政無有得保失其不任此其天惠故賢臣身下代事官
 成也彼不以得隨其文道而此得功其太道遠也而有天惠故賢臣身下代事官
 身愚代接古之君事天下者以勞為勳求賢者速也於情得文人未
 責苛察臣之任而自者以勞為勳求賢者速也於情得文人未
 下苛察臣之任而自者以勞為勳求賢者速也於情得文人未
 再傳之天多疑人自任而自者以勞為勳求賢者速也於情得文人未
 就亮為己憂稱亦後世道學而迷身代之目司也於情得文人未
 得舜之天多疑人自任而自者以勞為勳求賢者速也於情得文人未
 賜舜之天多疑人自任而自者以勞為勳求賢者速也於情得文人未
 精勞為己憂稱亦後世道學而迷身代之目司也於情得文人未
 又精勞為己憂稱亦後世道學而迷身代之目司也於情得文人未
 隋文之謂其於求賢乎已而得掌禹舜陶之代為勳已精憂亮舜之不
 非惟欲廣其任賢之意高之遠矣斯以宗子身所掌施臣行之也豈
 之言開皇去難絕者有以觀之夫臣之臣司隋不文得之順非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
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
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旣在九
重平聲^{門九重}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虞書^{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
而爲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
古失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虞上所以不
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
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王相繼之

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焉用彼相焉見君道相去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

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篇音旁桀夏君道

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逆忤音午

有誅責朕比來此音臨朝斷決亦有垂於律令者公

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

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

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

氏滅亡之事後去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

臣保全豈不美哉

致之貞觀之乎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唐國經籍圖書監王有

失容而修其職少監為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

死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教則易教易教則易教

此勝平論語去上聲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

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化平上下

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若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

成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而己可也三年有成太宗以為然

封德彝名倫字玄真以字行初任隋州刺史後與

秦任法律法泰之始專用刑漢雜霸道王謙道治以

不施之言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

說論一作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禹湯武王是也

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公黃帝與蚩

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蚩尤

代即致太平而後王名履湯武放之湯之

太欲宗治天太如微則順不從而已功治身行之而能治之數年治之未聞也
 不義所為太宗此乎及其成故德復歸於主此所致力耳王
 及之不可不為
 胡氏言若果德兩時固不當為鬼魅則人漸澆以說書契為
 龍觀之三代實之調風俗若唐虞則人漸澆以說書契為
 若虞夏之實之調風俗若唐虞則人漸澆以說書契為
 安可及漢之刑罰者數之常禮樂可以無變而周之文風又
 治極人出虛消本息後則氣之滯濁亂人少變而周之文風又
 治極人出虛消本息後則氣之滯濁亂人少變而周之文風又
 人盈虛有以見仁心之義者古之遠矣夫一人之厚薄所
 無未幾有以見仁心之義者古之遠矣夫一人之厚薄所
 之愚按仁者固不效止使於人米飲食數而無見之器也
 下古之聖人皆心出之德而理愛之理然義者人心之固而
 能一使無存聖人皆心出之德而理愛之理然義者人心之固而
 此學之達室可孟子得見之謂之安迂闊之變而取之也我
 梁之君則上得見之謂之安迂闊之變而取之也我
 自謂之馬術其有安迂闊之變而取之也我
 者不信焉矣術其有安迂闊之變而取之也我
 當器而反已正之寥運仁義不自過謙本之善以美道名不
 幾於刑故能可致斗運仁義不自過謙本之善以美道名不
 義也其紀而政事得其寶不害矣然不聞之於野
 知求之於其紀而政事得其寶不害矣然不聞之於野
 之微之知求之於其紀而政事得其寶不害矣然不聞之於野
 失格以始出宮決女為名聖人內之不免終不行之於累
 建名同實而後夫自太成仁義之生賢而後有
 其不數則又幸而有硤之行於仁義之生賢而後有
 聖人之數則又幸而有硤之行於仁義之生賢而後有
 無臣之豈非聖道乎為不明借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
 保此自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

